

诗韵兵心

■朱秀海

马登高堤。长驱蹈匈奴，左顾凌鲜卑。弃身锋刃端，性命安可怀？父母且不顾，何言子与妻！名编壮士籍，不得中顾私。捐躯赴国难，视死忽如归！

二

我所在的部队，就是当年在东北战场上建立了赫赫功绩的东北野战军第6纵队第17师，被誉为“攻坚老虎师”。刚入伍那一阵子，听指导员讲我们部队的战斗英雄故事，我的脑海里浮现出《白马篇》中那位视死如归的勇士。如果你读过《从军行》《塞上曲》和《塞下曲》，不知不觉间，战斗英雄故事中的烽火烟尘便成了汉唐边塞诗词中的烽火烟尘，汉唐诗词中的大漠孤烟、长河落日成了战斗英雄故事中的大漠孤烟、长河落日。

那时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严峻，部队训练抓得特别紧。尤其是冬季，大雪封山，冰河断流。越是这种时候，越要走出去练兵。某年隆冬，我们师被赋予某演习任务。全师冒着鹅毛大雪，迎着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，一天一夜连续行军180华里，最后阶段还要踏着没膝深的积雪，翻越嵩山主峰，其艰苦程度为我入伍多年之最。下山后，队伍又被一条大河拦住去路，团长一声令下，全体官兵一起脱下棉裤，涉水过河。这一路上，如果你肚子里藏着些汉唐边塞诗中描写艰苦卓绝征战场景的篇章，便不能不想到它们，并为之感慨。譬如李白的一首《塞下曲》——五月天山雪，无花只有寒。笛中闻折柳，春色未曾看。晓战随金鼓，宵眠抱玉鞍。愿将腰下剑，直为斩楼兰。

又如岑参的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——北风卷地白草折，胡天八月即飞雪。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散入珠帘湿罗幕，狐裘不暖锦衾薄。将军角弓不得控，都护铁衣冷难着。瀚海阑干百丈冰，愁云惨淡万里凝。中军置酒饮归客，胡琴琵琶与羌笛。纷纷暮雪下辕门，风掣红旗冻不翻。轮台东门送君去，去时雪满天山路。山回路转不见君，雪上空留马行处。

等到你历经艰辛，爬上白雪皑皑的嵩山最高峰，回望中州大地，竟然又会油然而生一种豪情。这时能忆起的，就是另一些边塞诗句了——

黑云压城城欲摧，甲光向日金鳞开。角声满天秋色里，塞上燕脂凝夜紫。（李贺《雁门太守行》）

月黑雁飞高，单于夜遁逃。欲将轻骑逐，大雪满弓刀。（卢纶《塞下曲六首》之三）

青海长云暗雪山，孤城遥望玉门关。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。（王昌龄《从军行七首》之四）

伏波惟愿裹尸还，定远何须生入关。莫遣只轮归海窟，仍留一箭射天山。（李益《塞下曲》）

当然，在经典军旅诗词里，除了金戈铁马的英雄意气，还有另一类相对悲壮沉重的作品。它诉说的是军人和战争生活中沉重的一面，而且是不可或缺的一面。譬如——

回乐烽前沙似雪，受降城外月如霜。不知何处吹芦管，一夜征人尽望乡。（李益《夜上受降城闻笛》）

天山雪后海风寒，横笛偏吹行路难。碛里征人三十万，一时回首月中看。（李益《从军北征》）

军人是高尚的职业，是壮怀激烈的职业，但也是沉重的职业。这是立志从军者应当理解和接受的，不能接受军人生活中的这一面，你仍然不是一名真正的军人。

三

读诗到暮年，我认为自古至今最好的一首军旅诗是屈原的《国殇》——操吴戈兮披犀甲，车错毂兮短兵接。旌蔽日兮敌若云，矢交坠兮士争先。凌余阵兮躐余行，左骖殒兮右刃伤。霾两轮兮絷四马，援玉枹兮鸣钲鼓。天时怱兮威灵怒，严杀尽兮弃原野。出不入兮往不反，平原忽兮路超远。带长剑兮挟秦弓，首身离兮心不惩。诚既勇兮又以武，终刚强兮不可凌。身既死兮神以灵，魂魄毅兮为鬼雄。

从远古到今天，人民一直在歌颂战死沙场的英雄，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都离不开军人的牺牲。人类历史上，几乎所有曾经辉煌、最后却湮没于历史尘埃里的国家和民族，都是在

赣南红

■王健

腹部中弹，在昏迷中被俘。途中，他趁敌兵不备，猛然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，使劲绞断，自尽身亡，年仅29岁。

1937年1月，董振堂率部在甘肃高台同敌数千人的西北马家军浴血鏖战9昼夜，壮烈牺牲……

是什么样的力量，让一支旧军队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，涌现出众多像赵博生、董振堂这样的赤胆英雄？是共产党的理想信念，让原国民党军第26路军官兵看到了希望，拥有了铁一般坚定的信仰。

三

在赣州大余县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大厅里，一面镌刻在墙壁上的中国工农红军军旗，仿佛诉说着红军为革命理想不惧艰辛、英勇奋战的往事。

1934年秋，红军主力长征以后，留在长江南北各苏区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，面对敌人重重围困，在崇山峻岭、千崖万壑之间，夏顶酷暑、冬冒严寒，与敌展开生死较量。他们没有住的地方，下雨天就在大树下撑着伞，背靠背睡觉。寒冬腊月，没有棉衣棉被，又不能生火取暖，他们就卧床单把身体紧紧裹住……正如陈毅后来回忆说：三年游击战争，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艰苦的斗争。

天地英雄气，千秋尚凛然。1934年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部长江善忠，在中央红军长征后，留在苏区将裁判部机关改编为游击队，与敌人开展斗争。同年12月，江善忠奉命率游击队安置红军伤病员时，被叛徒出卖，遭到敌人“进剿”。为了掩护伤病员和战友，他独自一人把敌人引向险峻的山峰，利用地形作掩护，连续击毙多个敌人。子弹打光了，他爬上山顶用石头砸。很快，石头也砸完了。敌人喊话要他投降，许诺只要说出伤病员和游击队的去向，就给他自由。江善忠

大义凛然地说：“要我出卖共产党，你们休想！”说完，他从容脱下衣服，咬破手指写了两行血书——“死到阴间不反水，保护共产党万万年”。随即，他跳下悬崖，壮烈牺牲。

在兴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里，有一座雕塑名为“马前托孤”。雕塑故事的主人公是兴国县的女红军——李美群。1933年春，中央发出了扩大红军的号召。李美群在一次省委干部会上，第一个站起来，动员自己的丈夫——省委组织部干部倪志善参加红军。这一行动，深深感动了在场的每个干部。1934年1月，她生下女儿几天后，就赶赴瑞金参加“二苏大会”。会后又直奔宁都都投入到紧张战斗中。10月中旬，国民党军进攻兴国县城，她在战斗间隙，匆匆回家看望女儿。刚到家，她就接到上级命令，要立即返回宁都接受新的战斗任务。此时，又传来丈夫倪志善牺牲的消息。李美群强忍悲痛将孩子托付给婆婆，毅然策马而去，只留下一个义无反顾的背影。1935年1月，在敌人优势兵力猛攻下，因弹尽粮绝、孤立无援，李美群带领的游击队遭敌重创。李美群在被俘的前几分钟，依旧坚持向战友们喊话，鼓励大家英勇战斗，表明自己誓不投降的决心。在狱中，她一面坚持对敌斗争，一面鼓励难友们相信共产党，相信苏维埃，斗争到底。经受了百般折磨的李美群，于1936年春牺牲在狱中。

四

“打双草鞋送红军，表我百姓一片心。阿哥穿起翻山岭，长征北上打敌人。”“打双草鞋送给郎，南征北战打胜仗。穿上草鞋跟党走，刀山火海不回头……”一句句令人热泪盈眶的歌谣，真实记录了苏区人民与红军战士的血肉情深。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，“千绳万草寄深情”雕塑，刻画的是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春节过后，接到通知，我与战友们又踏上了执行维和任务的征途。汽车行驶在“蓝线”（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分界线，设立有蓝色界桩）附近，不经意望向车窗外，我忽然发现路旁已是桃花盛放。娇艳的桃花，让我一阵感动。在这片饱受战乱的土地上，残垣断壁随处可见。山间遍布炮火过后的焦土，公路两旁被炸断的电线杂乱无章地趴在地上……倔强怒放的桃花，其美丽姿态与背景环境形成鲜明对比。

我们刚到黎巴嫩时，几枚炮弹在营地不远处炸响，紧跟着板房就剧烈颤抖起来。我们按照先前演练的路线迅速进入掩体，一待就是半天，出来时天色已晚。战乱使得当地普通民众躲的躲、逃的逃，不少村庄已是“人去楼空”。

接到维和友军加纳营防御设施修建任务后，我们紧急奔赴紧邻边境的加纳营。几天前，有炮弹飞过他们的住宿区，于是他们请求黎黎司令部在炮弹来袭方向构筑一道围墙。一见面，热情的工程官就跟我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。他笑着说：“中国工兵一来，我们就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”说这话，是因为飞过他们住宿区的炮弹，正是在夜间打过来的。工程官把我们拉到修理车间。我们注意到修理车间的顶棚，有许多被弹片击穿后留下的孔洞。距修理车间不远处，早先被炮弹击中的房子，已成一片废墟。工程官手中提着一件防弹衣，胸口位置一道“伤口”狰狞醒目。他介绍说，当时有一名维和士兵在进掩体时被飞来的弹片击中，所幸是打在防弹衣上，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

施工期间正值当地的雨季。我们顶风冒雨作业，全身湿透却没有一个人离开工地躲雨。因为我们都清楚，淋点雨算不得什么，但没有防护墙，他们就会处在危险之中。旁边的加纳人用音响放着歌曲，他们跟着音乐哼唱，我们也笑着，唱着。

几年前，我第一次跟随部队来到黎巴嫩参加维和任务。2020年8月4日，贝鲁特港口区发生大爆炸，整个城市受到巨大破坏。其后，我们中国维和分队参加了重建任务。离开的时候，我看到贝鲁特城公路两边盛开的鲜花，想着维和官兵努力的成果，欣喜不已。去年年底，我和战友们再次踏上这片土地。

出发时，我们连队有的战友孩子刚刚出生，有的新婚领证没来得及举行婚礼……他们是不远万里执行维和任务的军人，也是父母的孩子，是妻子的丈夫，是孩子的父亲。身处海外，直面危险，他

域外桃花引遐思

■刘雄马

们把思念埋在心底，无畏无惧。每次任务来临的时候，我去找他们，他们每个人都是十分乐观、激动。我也真正见识到“闻战而喜”所描述的场景与情怀，我为能够与他们并肩而战感到骄傲。每一个战友想法都很单纯，他们在默默无闻中参与着光荣的使命任务。战友小陈说：“下次任务一定要带上我，我不怕危险，我觉得维和任务很有意义，让军旅生活更加充实。”

新春之际，万里之外的祖国祥和喜庆，然而，这片土地上，噼里啪啦响的不是烟花爆竹声而是在枪战火拼；呼啸而过的飞机，不是空中表演而是战机巡航；路边花丛不可随意接近，因为遍布的雷场充满危险……

只有走进战场，才能真正感受战争的残酷。有这样一个比喻时常萦绕在我的心头——如果说战火如同砾石遍布土地，那么和平与希望就像是种子一样，顶开石块、露出新芽。温暖和煦的阳光照耀着大地，山间牛羊成群，鲜花开遍山野，孩子们自由快乐地玩耍、嬉戏……这将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画面！望着盛放的桃花，在我的遐思中飘荡着的，有刚刚过完春节的祖国春之大地，有可爱的战友们，以及我们执行的光荣维和任务……



春意枝头（中国画）

宋威作

文学作品

长征

第6046期